

缅怀

# 一生心系白血病,敢为人先医者情

## ——缅怀恩师陆道培先生

●黄晓军

2025年4月2日下午4点58分,北大人民医院病房,陆道培院士溘然长逝。尽管春节前去探望他时,就知道老爷子情况相当不好,有了一段时间的思想准备,但在最后这段时间,陪在他身边的我仍然万般不舍,悲痛难忍,潸然泪下。

从此以后,我再也无法走进他的病房,在他的床前静静坐一会儿,再也不能查看他的病情报告,再也不能为他做诊断意见。世间再无陆老师,我再也不能听他叫我一声“晓军”。我们的陆老师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他终生为之热爱、为之奋斗的“人民”血液事业。

陆老师是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(以下简称北大血研所)的创始人,是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奠基人与不断推动者。他严谨治学、大胆创新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不仅仅为北大血研所传承,也深深影响着我的学术生涯。

初识陆先生是1987年,那年我考入北大血研所,陆老师是所长。北大血研所人人佩服他。1964年他完成了亚洲第一例、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。1981年,他又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。在晚辈医生的心里,陆老师是传说中的学术之神,我们只能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

1988年新年刚过,天还有些冷,有一天我随陆老师查完房,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。他是一个矫健敏捷的人,我记得那一天他双目炯炯看着我,问我:“晓军,你对白血病、对血液病研究是不是真的热爱,真的有兴趣?”我回答他:“我考北大读研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攻克白血病。”他听了非常高兴地说:“你如果真热爱,就应该继续攻读博士,那就做我的学生吧。”

就这样,我师从陆道培先生,踏上了我一生热爱的血液内科临床研究之路。

陆老师常说如果把看病当作职业,只能做普通的医生,只有热爱,热爱患者、热爱看病,才能做好医生。所以,“以患者为中心”对于陆老师来说绝非一句口号,而是拳拳爱心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们北大血研所

开始做细胞的淘洗去T移植。那个时候科研条件比较简单,实验室就在病房里头,采集了骨髓然后分血,再淘洗。我做值班医生,常常要等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出实验结果。有时候等着等着,陆老师就突然来病房了,原来他根本没有下班回家,一直就在办公室等着结果。当时的夜班医生都记得,办公室的电话如果在夜间铃声大作,接通后,大部分都是陆老师打过来的,询问病人的血象有没有好转、有没有发烧。如果有病人夜间突发危急情况,陆老师收到消息后就会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。

陆老师曾开玩笑说,病魔没有双休日,所以他也没有休息日,周末他都要去病房看看病人。以至于我、晓辉、开彦等他的学生在未来的医生成长路上,都自然而然受到老师的影响,至今我的电话夜间也不敢关机。多年以后,我负责北大血研所工作后,开展了周六的门诊,并使之制度化;我们的主任医师、主治医师也效仿他,如果周末没有出差,都会进病房看看病人。

陆老师88岁生日那天,我和其他学生去给他贺寿。他问我,北大血研所现在有什么变化。我回答说,变化很大,不变的是老师艰苦奋斗的传统。北大血研所层流病房一直在增加,病房也一直在扩大,虽然医院的条件有限,但只要给我地方我就要,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来发展。老爷子的晚年视力大不如前,那天听了很欣慰,眼睛立刻有了光。他说:“我一生所系就是北大血研所,一心所系还是白血病、还是患者,如果还有来生,我还要做医生。”

认识陆老师的人,都知道陆老师精力充沛、思维敏捷、融会贯通。他临床能力强,实验做得好,几乎是全能型医生。在我初为医生的时候,陆老师敢为人先的思维着实令人吃惊。

我们科的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巨细胞病毒感染,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抗病毒的物种种类比较少,没有阿昔洛韦,更没有更昔洛韦,在实验室的实验中,陆老师发现大蒜素有强抗病毒的能力,他就发动全科室的人去买大蒜,买回来他

和学生们一起剥大蒜皮,然后在医院里做成制剂给病人用;那时,砷剂治疗急性早粒白血病的机制已经很明显,但是没有口服药物。陆老师就自己去找雄黄,在医院制成口服砷剂,并将口服砷剂的药理、临床效果发表在*Blood*上,口服砷剂在很大程度上给患者带来了治疗的便利。

陆老师只要发现一个方法、一个实验失败了,就立刻掉头去尝试新的方法、新的实验。从1988年开始,我一直跟随在陆老师的身边,做他的学生、做他的助手。从他身上,我逐步体会到,创新并不是一个成果,所有最新的成果如果不是被时间塑造成经典,就是被时间定格为历史的过程;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新的思维方式的开拓,在我看来,陆老师在整个血液内科学领域,就是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的缔造者。患者的健康是他的心出发的地方,以此出发,可获万千创新。

陆老师是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位老师,在人群里总是神采奕奕,儒雅雍容,有林下之风。早年他从中南同济医学院(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)毕业时各门德文版的专业课都很优秀。我跟随他参加很多国际学术会,深知他的英文水准也非常高。前些年有一次,我去他家里看望他,他告诉我每周还是要出门诊,去医院看看病人。但是眼睛越发不行了,看书查个字典都要用放大镜。我就问老师现在还看什么书呢,他说内科发展太快,不看最新的专科书哪里跟得上。然后让我看看他做的读书笔记,隽秀的英文写满了笔记本的一页又一页,我深受震撼。这使我想起刚刚做他的研究生的那几年,他常常耳提面命,告诉我只要你还有呼吸,你就应该学习,因为你不学习,就不能帮助病人,你不能帮助病人,还做什么医生。

陆老师的一生都在救治患者的路上,一辈子也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。



黄晓军(左)和陆道培。

作者供图

陆老师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,他对学生也比较严格,但内心深处却是温情满满。刚工作那几年,一是收入有限,二是没有足够时间去打理衣着,可能我每天都穿得“土里土气”而不自知。有一天,陆老师神情严肃,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,我以为我前一天做的实验可能细节没有做到位,又要挨老师批评了。忐忑地来到他的办公室,他却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套精细面料的灰色条纹西装,跟我说:“当医生也要穿得有样子,这套衣服我送给你,你穿上我看看。”

这套衣服我保存了好多年。长大成人以后(结婚前),就没有人给我买过衣服。每次看到它,我就仿佛看到那一天置身阳光里的老师,满意地看着他的孩子,笑起来的眼角全是慈爱的皱纹。写到这里,我不禁泪下,朱自清的《背影》里,父亲为儿子买的是橘子,我的老师为我买的是我人生第一套西装。

父爱无言,却静水流深。1998年,我正在美国学习期间,那一年陆老师去美国参加ASH的学术年会,他特地约我吃饭。我见了十分欢喜,他跟我说:“晓军,我知道你在美国这个实验室干得不错,实验室主任很欣赏你,还让一个韩国人做你的助手,你还帮实验室申请到一笔实验经费。”我很惊讶,老师将我在美国的学习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。然后,陆老师跟我说:“我已经老了,北大血研所需要年轻人,你应该尽快回来人民医院,医院需要你,国家也需要人才。” (下转第8版)